

丁香花

高 阳 著

图书在版编目（悦限孕）数据

丁香花 高阳著 北京：华夏出版社，~~2000~~
~~2000~~年 11月 1日第 1次印刷

I 高... II 高... III 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小说

中国版本图书馆悦限孕数据核字（~~2000~~）第 ~~1111~~号

大陆简体字版权由台湾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独家授权

丁香花

作 者：高 阳

责任编辑：梅 子 陈 默

装帧设计：点石堂

出版发行：华夏出版社

地 址：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四号

邮 编：~~100028~~

电 话：（~~010~~）~~64639000~~

印 刷：北京海淀宇海印刷厂

开 本：~~32开~~ 16开

印 张：~~128~~

字 数：~~200~~千字

版 次：~~2000~~年 11月北京第一版

印 次：~~2000~~年 1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定 价：~~16.80~~元

华夏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如有印刷或装订错误，请随时联系

一到铁瓶巷 ,提起“女先生” ,没有一家不知道 ;“喏 ,”一个十二三岁 梳一条极长极精致的辫子的小姑娘 ,回身一指 ,“锡箔店斜对过 ,裁缝店旁边有条夹弄 ,‘碰鼻头转弯’ ,进石库墙门 ,喊一声‘女先生’ !自然就有人来迎接。”

“谢谢耐 !”问路的男子将购自孙春阳 ,吃剩下的一包松子糖 ,塞在那小姑娘手中 ;沾上了糖汁的手指 ,在簇新的一件缎面皮袍上抹了几下 ,掉头就走 ;一个挟着拜匣 ,看上去像是书僮的少年 ,紧跟在他身后。

梳长辫子的小姑娘 ,睁圆一双大眼 ,望着那三十多岁的男子发愣。这个人好怪 !她困惑地在想 ,行为怪 ,说话也怪 ,倒是地地道道的苏州话 ,但看他瘦小 ,声音却洪亮异常 ,苏州男人 ,哪怕是挑脚抬轿的 ,除非吵架 ,没有人用这么大的声音说话的。

找到裁缝店 ,从夹弄走到底 ,向左一折 ,果然有道石库门 ,进门穿过天井 ,是个空荡荡的大厅 ,柱子上贴着一张泛黄了的梅红笺纸 ,纤秀的笔迹上 ,写碗口大的四个字 :“止步扬声”。

“阿明 ,你喊一声看。”

那阿明跟他的主人一样 ,音吐响亮 :“投帖——”

等了一会要再喊第二声时 ,屏风后面有了响动 ,一声咳嗽 ,踏出来一个须眉皆白的老者 ,一看便知是“老苍头”。

“贵客尊姓 ?”

“我姓龚 ,从杭州来的。特为来拜访你家少奶奶 ,有个拜匣 ,请你先递了进去。阿明 ,你把拜匣交给管家。”

拜匣很重,老苍头几乎失手,不过这种情形,亦非第一次,料知拜匣中必有来聘请“女先生”的赞敬。

“女先生”是苏州府属的常熟人,娘家姓归,名叫懋仪,字佩珊,十四岁时,名在袁子才随园女弟子之列,那是三十二年前的事。但年齿虽稚,诗名却是后来居上,二十年来,一直为江浙世家延聘为深闺塾师,所以邻里都称之为“女先生”。

“少奶奶,”老苍头在二厅天井中喊道,“杭州来的,姓龚的客人来拜。有个蛮重的拜匣在这里。”

“杭州来的、姓龚?”归佩珊想了一下,顿时很兴奋地,“是龚大少爷!”她高声吩咐:“快请。”

“小娥,你来把拜匣捧进去。”

归佩珊的贴身侍女小娥,将沉甸甸的拜匣捧了进去,打开一看,里面是十两重一个的元宝四个;下面压着一张“龚自珍”三字的名帖,果然就是名满天下的龚定庵。

“来了,来了!”小娥掀开门帘,归佩珊随手合上拜匣,迎了出去。

主客同时抬头,都回忆并印证着九年前初见的印象,那时归佩珊是三十七岁,神清骨秀,而且腹有诗书,别具一种高华丰姿,虽是个秀才娘子,看上去倒像一品命妇。如今美人迟暮,又居孀了,自不免憔悴。

在归佩珊眼中,龚自珍——与九年以前比较,风采如昔,但似乎沉静了些,只是那种“飞扬跋扈为谁雄”的神情,是永远改不掉的,如果改掉了,也就不是龚定庵了。她这样在想。

“大姑,”龚定庵兜头一揖,“一别九年了。”

“璉人公子,”归佩珊这样称他,璉人是他的另一个别号,“前几天我还在想,你的服制应该满了,或许会出来走走。果不其然。请里面坐。”

“是上个月满的。”

原来龚定庵前年七月丧母,父母之丧三年,而规定只须服丧二十一个月,上个月是十月,服制就满了。

进入厅堂，主宾重新见了礼，彼此问讯了家人，然后归佩珊指着那四十两银子说：“多承厚赐，却之不恭，受之有愧，只好厚颜说声‘多谢’了。”

“聊且将意而已。”龚定庵问道，“两年兴致如何？”

“嫠妇心情，可想而知。”归佩珊不愿谈她的近况，转话题抛回到龚定庵身上，“家居两年，想多佳作？”

“居忧无诗。”

“读礼多暇，怎么打发日子？”

“读经。”龚定庵答说，“我持陀罗厄满四十九万卷了。”

“大功德。”归佩珊双手合十，“太夫人亦在冥冥中受福。”

“愿如所言。”龚定庵问道，“听说《绣余小草》刻出来了，怎么不赐寄一册？”

“刻得不好，所以不曾奉寄。”归佩珊笑道，“既承登门坐索，不容我不献丑了。”

说着，站起身来，进入西首一间，回出来时，手中持着一本磁青纸装裹的册子，正是她的诗词集《绣余小草》。

“请斧正。”

“不敢，不敢！”

龚定庵随手一翻，恰好就看到她跟他唱酬的那首《百字令》，后面附着他的原作：

扬帆十日，正天风吹绿江南万树，遥望灵岩山下气，识有仙才人住，一代词清，十年心折，闺阁无前古，兰霏玉映，风神消我尘土。

人生才命相妨，男儿女士，历历堪尽数。眼底云萍才合处，可道伤心羁旅。南国评花，西湖吊旧，东海趋庭去，红妆白也，逢人夸说亲睹。

他一面看旧作，一面想往事，那是嘉庆二十一年春天，他也是从杭州循运河到上海，去省视他的前一年由安徽徽州知府擢升苏松太兵备道的父亲，路经苏州，由友人介绍来访归佩珊，与她的夫婿李学璜秀才，所以说“东海趋庭去”。归佩珊的诗名，东南闺阁中数第一，有“女青莲”之号，他用杜甫赠李白的诗，“白也诗无敌”的故事，才有“红妆白也”的字样。

前面是归佩珊步韵的和作。题目是《答龚璚人公子即和原韵》：

萍踪巧合，感知音得见风前琼树，为语青青江上柳，好把兰桡留住。奇气擎云，清潭滚雪，怀抱空今古，缘深文字，青霞不隔泥土。更美国士无双，名姝绝世，仙侣刘樊数。一面三生真有幸，不枉频年羁旅，绣幕论心，玉台问字，料理吾乡去。海东云起，十光五色争睹。

词中有两处小注，一处是在最后：“时尊甫备兵海上，公子以省覲过吴中”；另一处是在“名姝绝世”之下：“谓吉云夫人”，指龚定庵续弦的新夫人何吉云。

原来龚定庵的外祖父，便是乾嘉大儒段玉裁，江苏金坛人，做过两任知县，便归隐不仕。他功名虽只是个举人，而于书无所不读，得休宁戴东原的真传，尤精于音韵之学。龚定庵十二岁时，便由段玉裁教他《说文解字》，读书从彻头彻尾识字开始，是最扎实的工夫。龚定庵生来便有一双极灵的耳朵，一条极巧的舌头，偏又会有段玉裁这样一位外祖父，亲承其教，先天的资质加上后天的熏陶，使得他在语言上有任何人所不及的特长，每到一个陌生地方，只要住个几天，就通那里的方言，能听能说，倒像侨居了多少年似的。

他是二十一岁娶的亲，那年——嘉庆十七年，他的父亲龚丽正字暗斋，以礼部郎中充任军机章京，外放徽州知府，龚定庵随父母沿运河南

下,先到苏州省亲,段玉裁做主将他的孙女儿美贞,也就是龚定庵同岁的表妹,许配给他。在苏州成婚后,先回杭州,再循富春江入皖南,侍父任所。

下一年癸酉,是大比之年。龚定庵在上一科以监生的资格入北闱,却只中了一个“副榜”,其实与落第没有两样。因此,在这年四月间进京应顺天乡试;不道仍是名落孙山,怀念着已有喜信的爱妻,榜发第二天,便专程南归,哪知到了徽州,但见明镜尘封,香闺寂寂,美贞已经在七月里去世了。

问起来方知道误于庸医,哪里是有喜?是臌胀病;半年多的工夫,一直吃安胎药,药不对症,终于不治。

两年以后,也就是龚定庵初遇归佩珊的前一年,他续弦了,娶的是安庆何知府的孙女儿,闺名吉云,写得一手极好的簪花格。归佩珊说他们“国土无双,名姝绝世,仙侣刘樊数”,虽是恭维的话,但确也当得起这样的恭维。

“早就想见吉云夫人了。”归佩珊问,“不知几时得偿宿愿?”

“一开了年,我就要带她进京,一定让她登堂拜见大姑!”龚定庵问道,“有个馆地,你肯不肯屈就?”

“这几年懒得远游。多谢、多谢。”

“‘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,一乐也。’有个女孩子,资质很不错,而且也不远。”

“喔,是在哪里?”

“嘉兴——”

归佩珊已无意于此,只为龚定庵很热心,不便太扫他的兴;所以听他谈了那家的情形后,只答一句:“请容我好好筹划一下,专函奉答。”

“嗯,嗯。”龚定庵知道她的心意了,不再殷勤敦劝;文字之交自然还是谈文字,“大姑,我最近得了一方明人的小砚,觉得只有请你品题最合适;而且也只有你来品题,才能令此砚增重。”

听得这一说，归佩珊大感兴趣，“我倒想不出，是怎么一方砚台，只有我来品题最合适？”她问，“莫非是马湘兰的画砚？”

“教坊女子岂可唐突‘女老师’。是叶小鸾的眉子砚。”

明末的叶小鸾是苏州附近的吴江人，姊妹三人都是才女，而以小鸾为最有名，七岁便能作对子；到得及笄之年，既美且慧，世家子弟求婚的，不知多少，最后选中了昆山张家。哪知临嫁前夕，突然香消玉殒，遗体遍身轻软，传说是“仙去”了。其时她的大姊叶宛宛，正在为幼妹作催妆诗，得知噩耗，哭妹过哀而卒。这一双姊妹花的故事，在苏州流传得很广，归佩珊有她们父亲叶绍袁所刻的“午梦堂十集”，其中便收有叶宛宛的《芳室轩遗集》与叶小鸾的《疏香阁遗集》。

“砚呢？”

“因为是眉子砚，所以我总随身带着。”

于是命书僮取来那枚一鸾纤纤新月样的眉子砚，正在欣赏谈论时，忽然门帘一掀，但见惊鸿照影似的，有一张脸一闪即逝，龚定庵没有看清，归佩珊却开口在唤了。

“阿青，怎么不进来？”

“有客人在。”门外回答，竟是清脆的京腔。

“你知道这位客人是谁？你天天读人家词，怎么见了面倒要躲开？”

“啊！璉人公子！”阿青进来了，及笄之年，眉目如画，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，充满了惊喜的光芒。

“这是我的邻居，姓顾，聪明极了。”归佩珊转脸喊道：“阿青，你见一见璉人公子！”

阿青含笑点头，随即双手按在左腰上，微微弯身，道一声：“万福！”

“不敢，不敢！”龚定庵抱拳答礼，随即问归佩珊，“顾小姐是在哪里见过我的词？”

“在我这里。”归佩珊答说，“你不是刻过一卷《红禅词》？”

那是前年夏天的事，龚定庵搜集历年所作的词，一共九十二首，选

了四十五首刻成集子 ,题名《红禅词》 ,刚刚印出来便逢母丧 ,无心再弄笔墨 ,词集亦只送了极少的几个朋友 ,不知道归佩珊却有一本。

“喔 !”龚定庵说道 ,“其时适遭大故 ,心绪历碌 ,竟忘了寄一本请大姑指教。”

“指教可不敢当。倒是我要向你请教 :其中大半是有本事的吧 ?”

《红禅词》十之八九 ,只标调名 ,不加题目 ,但其中情事宛然 ,当然是写实 ,所以归佩珊这样问他。

龚定庵不承认 ,也不否认 ,“少年绮语 ,何足深究 ?”他问 ,“顾小姐想来也是大姑的高足 ?”

“哪里 ,她天资过人 ,我亦没有什么好教她的。”

听得这一说 ,龚定庵大为惊异 ,刚转眼去看阿青时 ,她先开口了。

“李婶儿都说得我脸红了。璉人公子 ,你别听她的。”

“她的天资 ,真是了不起 ;光说见解就过人一等。璉人 ,你知道她最夸你的是哪一首 ?”

“哪一首 ?”

“那首《青玉案》。”归佩珊关照阿青 ,“你去把《红禅词》拿来。”

“不用拿 ,我记得。”阿青便即朗然吟道 :

“韶光不怨匆匆去 ,只招怅年华误。目断游丝情一缕 ,断桥流水 ,夕阳飞絮 ,可是春归路 ?

楼头尽日还凝伫 ,欲诉闲愁向谁 ?蕙渚花飞天又暮 ,醒时如醉 ,醉时如梦 ,梦也何曾作 ?”

“璉人 ,”归佩珊说 ,“你道她怎么说你这首词 ?她说你这首词 ,摆在《清真词》里面 ,谁也分辨不出来。”

这是将龚定庵比作北宋第一大家周邦彦 ,龚定庵真有受宠若惊之感 ,“文字知己 ,胜如骨肉 !”他站起身来向阿青兜头作了个揖。

这一下窘得阿青掀帘就走，归佩珊不由得笑了，“你也太认真了。”她说，“小姑娘脸皮薄。”接着便喊：“阿青，阿青！”却是毫无回音。

“说实话，我那一卷词，当得起轻灵婉约之称的，也只有这一首《青玉案》，居然让她看出来！慧眼、慧眼！”

“你收她做个女弟子如何？”

“不，不！我从不收门弟子，男弟子都不收，何况女弟子。我们杭州，从前出了个袁子才，现在又出了一个陈云伯，名为风雅，其俗入骨，我何能效他们的行径。而况，我就要进京了，亦无从教她什么。”

“那倒不要紧，她原是住在京里的。”

“怪不得一口京腔，看来从小生长在京？”

“一点不错。她家三代在京——”

原来阿青的祖父，在乾隆末年，不知以何因缘，入太医院当了个九品吏目，管理生药库；凡太医院、钦天监之类的衙门，官吏都是世袭的，阿青的父亲承袭父职，而且升了一级，变成八品吏目，同时也占了京城的宛平县籍。不过顾家并未忘本，老家仍在苏州，阿青这回是随她母亲来省视祖母，就快回京了。

“阿青还有个姊姊，那才真是惊才绝艳。可惜，当了人家的侧室。”

“何以有此？”龚定庵不免奇怪，“太医院八品吏目，大小也是朝廷命官，有女何至于为人做妾？”

“这个人是个贝勒。”

“喔，”龚定庵明白了，“那一定是侧福晋。旗人的侧福晋也是命妇，与汉人家的姨太太大不相同。”

这在归佩珊真是长了一番见识，“听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。”她想起一件事，正好当面向龚定庵求证：“璚人，听说你通满洲话？”

“是的，还有蒙古话。”龚定庵坦率地答说，“我少受两位外公之教，略通音韵，学这些话比他人容易受门。”

这道理容易理解，归佩珊所不解的是——“两位外公？”她问：“这话

怎么说？”

“喔，”龚定庵歉意地笑一笑，“我没有把话说清楚。先外祖父的胞弟，玉立先生，字清标，号鹤台，我叫他‘二外公’，是个举人，他的韵学虽不及先外祖父，但当时教我这个小学生，自然绰绰有余。唉！”他突然叹息，低着头走到窗前，掀开窗帘一角，凝望着小庭寒梅。

归佩珊不知他因何感触，及至侧面望去，只见他泪痕满面，更觉骇然，“璚人、璚人，”她急急问说，“何以忽然伤心？”

“噢！”龚定庵茫然地用衣袖去擦眼泪。

新缎子是硬的，哪里擦得干净。归佩珊便唤小娥绞了一把热手巾来，等他擦了脸，神色稍定，她才问说：“想来是想起那位清标先生了。”

“是的。前天我还梦见他。”

“原来作古了？”

“不！生而辱，益觉可悲。”龚定庵接下来念道：“我生受之天，哀乐恒过人，我有平生交，外氏之懿亲——”

“且慢，且慢！”归佩珊急忙拦阻，“小娥，取笔砚来。”

原来归佩珊是要把他的诗录下来，龚定庵便从头念起：

“我生受之天，哀乐恒过人，我有平生交，外氏之懿亲。自我慈母死，谁馈此翁贫？江关断消息，生死知无因，八十罹饥寒，虽生犹僇民。”

“是了。僇民可作罪人解，所以说此翁‘生而辱’。”这是归佩珊心中自语，说出口来的是：“璚人，原来你这副眼泪，一半是哭慈母？”

龚定庵点点头，又念：

“昨梦来哑哑，心肝何清真！翁自须发白，我如髻鬃淳，梦中既觞之，而复留遮之，挽须搔爬之，磨墨揄擲之，呼灯而烛之，论文而

晔之，阿母在旁坐，连连呼叔耶——”

一句比一句念得快，直如水箭激石，归佩珊连连喊说：“慢，慢。”等他停下来，她一面念、一面写；一面写、一面想，十四五岁的顽皮少年，恃爱与须眉皆白的长亲，戏谑无礼的情状如见，但有一句不解：“‘磨墨揄挪之’，何谓？”

“那年，我二外公会试落第。”龚定庵说，“我磨了墨要请他写字，他开玩笑说：‘你就喝一年墨，肚子里不通还是不通。’我就挖苦他说：‘肚子里就通了，会试不中还是不中。’”

“这样揄挪，很伤老人的心吧？”

“不！他把功名看得很淡的。倒是我母亲着急，不断在说：‘二叔，二叔，你别跟小孩子一般见识。’”

“这就是所谓‘阿母在旁坐，连连呼叔耶’了。”归佩珊问道，“该结了吧？”

“是的。”龚定庵用短促的声调念道：

“今朝无风雪，我泪浩如雪，莫怪泪如雪，人生思幼日。”

念完，神情木然，细看时，又有泫然欲泪的模样，归佩珊急忙找句话问，转移他的伤感。

“那是二十年前的事吧？”

“差不多。那年春闹，应该是戊辰年的事。”

戊辰丑未为会试的年份，归佩珊算了一下，那年她二十九岁，红颜未老，才名正盛，亦是一段黄金岁月，不由得感喟地说：“岂止幼日，往日皆可思。”

龚定庵没有想到会惹起她的感慨，再接下来伤逝悼亡，谈到李学璜说不定亦会流泪就太无谓了。

于是他说：“大姑，我要告辞了。是不是把这方眉子砚留在这里，等你闲了，从容品题？”

“不！一搁下来就不知哪一天才能了愿心了。不如此刻就动手。”

说着，她拿起那方形似竹叶，又似初三眉月的小砚，中间有一圈极细极清晰的螺纹，映光看去，水池微现红色，她不知道是什么讲究，但石质细腻，湿润如玉，确是一方上好的端砚。

摩挲片刻，得了一首七绝；自己提笔写道：

螺子轻研玉样温，摩挲中有古今魂，一泓暖泻桃花水，洗出当年旧黛痕。

“献丑，献丑！”归佩珊将诗稿递了给龚定庵说：“做得不好，不必上石了。”

题砚的诗，应该刻在砚石或砚盒上，她这样说，听似谦虚，其实正是提醒龚定庵别忘了上石。

“大姑，”龚定庵说，“我倒想起一个人，顺便打听一下，顾二娘可有传人？”

“你是说会制砚的顾二娘？只怕没有传人。‘一寸干将割紫泥’——”归佩珊起身到书架上去捡书，“我记得《随园诗话》提到过她。”

“不必找《随园诗话》，袁子才的话靠不住。”龚定庵将她记不起来的那首诗念了出来：“‘一寸干将割紫泥，专诸门巷日初西，如何轧轧鸣机手，割遍端州十里溪。’这是黄莘田的诗。”

“原来是黄莘田的诗。等我来看看。”

黄莘田单名任，福建人，生于康熙，歿于乾隆，生有砚癖，自号“十砚老人”，他的诗集题名《香草斋集》，归佩珊在第二卷中找到了这首诗，诗下有注：“余此石出入怀袖将十年，今春携入吴，吴门顾二娘见而悦焉，为制斯砚，余喜其艺之精而感其意之笃，为诗以赠，并勒于砚阴，俾后之

传者有所考焉。”

“果然。”归佩珊说：“袁子才与黄莘田可说是同时的人，何以不知道这首诗的原作者是谁？也就可怪了。”

“袁子才信口开河，欺人的话很多。”

接下来便大谈袁子才。原来要辞去的龚定庵又坐了好久，直到屋子里黑下来，小娥来点灯，顺便请示：“请龚大少爷在这里便饭？”龚定庵方始警觉。

“啊，真该走了！我另外还有约，谈到忘记掉了。荒唐，荒唐！”

“真的有约，我就不留你了。”归佩珊问，“明天不走吧？”

“今天晚上就要走。昆山还有人等着我呢。”

龚定庵到昆山，是应他的一个好友李增厚之约。此人是个秀才，事母至孝，所以为龚定庵所看重；前几年住在上海时，常到昆山相访。有一次跟李增厚谈起，他很喜欢三万六千顷的太湖烟水，但又不能离父亲的任所太远，最好在两者之间卜居；昆山是个很适中的地点。

李增厚将这话记在心里，一直在替他物色；这年秋天写信给他，说找到了一处很适当的房屋，已经跟房主约定，尽他优先来看，看不中意，房主再另觅买主，所以龚定庵服制一满，头一件要办的就是这件事；此外有件事，在李增厚盼望得很殷切，龚定庵亦常耿耿在心，很想早了心愿。

这个心愿是为李增厚题一幅画。此人自幼丧父，母子相依为命，自幼至长，从未有一日之离；嘉庆二十一年丙子，却不能不暂时分离了。原因有二：第一是赴北闱乡试，第二，从小结下的一头亲，需要迎娶，他的岳父做京官，既不能请假送女完姻，又别无妥当的亲族可以送亲，只有趁李增厚乡试之便去亲迎。

这一别预计要一年，因为秋闱得意，更望联捷，自然是住在岳家读书，静候来年春天会试。不道顺天乡试落第，大家都为他惋惜，而李秀才反觉得是塞翁失马，因为从踏上北征的路程，便思亲不止，下第正好

归省，便携着新婚妻子，专程南下。回昆山以后，便画了一幅《梦游天姥图》，龚定庵许了他题词，迁延日久，到得能完心愿时，李增厚的母亲已经死了一年多了。

两人都是孝子，见了面都为丧母哭了一场。叙叙别来景况，吃完晚饭，挑灯题画，龚定庵的诗思非常艰涩，很想休息一晚，到第二天早晨，精神饱满时来构思，但看到李增厚那种先睹为快的殷切神情，实在不能不勉为其难。

凡是题赠之作，因人因事而繁简不同，像这样为思亲而作的画图，彼此又不是泛泛之交，照一般的情形，不是赋一首长歌，至少亦要来两首律诗，否则铺叙不尽，亦显不出交情。可是龚定庵搜索枯肠，只得了一首七绝，而且最后一句，还有个字不大妥当，也只好算了。这首诗是：

李郎断梦无寻处，天姥峰沉落照间，
一卷临风开不得，两人红泪湿青山。

不妥的是那个“红”字，要找个字来形容泪字，看似容易，其实很难，轻了显不出思亲之切，重了又怕人讥为言过其实。他先想到的是“血”字，自觉忒重，且即或泣血，形诸字面，亦嫌质直，不得已用曹雪芹“字字看来皆是血”映照“脂砚”的隐喻之法，用了个“红”字。画里“青山”、眼中“红泪”，勉强可以说是为对称之故，但究嫌不妥。

但最使他不安的是，长长的一个手卷，等了他多少年，却只得二十八字，实嫌太单薄了，不过，这个难题倒还有法可想，在诗后加一段题跋就是了。略一思索，提笔写道：

《梦游天姥图》者，昆山李秀才以嘉庆丙子应北直省试，思亲而作也。君少孤，母夫人鞠之，平生未曾一朝夕离，以就婚应试，往返半年而作是图。图中为梦魂所经，山殊不类镜湖山之状，其曰“天

姥”者，或但断取字义，非太白诗意也。越九年乙酉，属余补为诗，时母夫人辞世已年余，而余亦母丧阙才一月，勉复弄笔，未能成声。

有了这篇跋，那首七绝即或用字不妥，亦不为病。李增厚殷殷致谢之余，谈到他替龚定庵物色的一所房屋，道是徐家的产业。

昆山徐家，大族第一。康熙年间，海内无不知有“三徐”。所谓“三徐”是徐家三兄弟，徐乾学、徐秉义、徐元文，都是顾炎武的外甥。徐元文比徐乾学小三岁，少年得意，顺治十六年二十六岁，便已大魁天下，官至文华殿大学士。

不过“三徐”之中，声势最烜赫的是老大徐乾学，他是康熙九年的探花；与圣祖所宠信的“文学侍从之臣”高士奇，结为亲家，呼风唤雨，神通广大，当时有一副谐联：“五方宝物归东海，万国金珠贡澹人”，东海是徐氏的郡望，澹人为高士奇的别号。又有一首歌谣：“去了余秦桧，来了徐严嵩，乾学似庞涓，是他大长兄”，所谓“余秦桧”，指休致的大学士，湖北大冶的余国注，“徐严嵩”即指徐元文，“乾学似庞涓”，意思是说徐元文之成为“严嵩”，幕后有庞涓这么一个“军师”在。

“三徐”中的老大、老三的乡评都不很好，惟独老二，比老大晚一科，也是探花的徐秉义，即使严劾徐乾学的副都御史许之礼，亦说他“文行兼优，实系当代伟人”。李增厚劝龚定庵所买的，就是徐秉义的故居。

第二天一早本来约定去看房子，不道另有奇缘，李增厚有个朋友，姓王，亦是秀才，他一直在扬州盐商家作清客，善于鉴别古玩，谈起此行，是受人之托，携一方汉朝的玉印，到上海去待价而沽。

龚定庵好古成癖，当即问道：“汉朝的玉印，要看质地、文字、印主而定。不知足下所携，是怎么样的一方玉印？”

“这方玉印是纯净无瑕的白玉。”王秀才说，“汉王大都入土而又出土，虽谓之古色，其实斑驳不纯，这方玉印，流传人间，从未入土，所以颜色不变。”

“说得是 ,不过也要看了东西 ,才知道是否入过土。”

王秀才明白 龚定庵疑心是伪造的 ,所以这样说 ,当即微微一笑 ,“龚先生 ,”他说 ,“看这方玉印 ,也要有些眼福 ,今天有缘 ,可惜东西不在身边 ,不过有个拓本在这里 ,龚先生精于赏鉴 ,倒不妨看看 ,有什么特异之处。”

说着 ,从“护书”的夹页中取出一纸印拓 ,龚定庵接过来一看 ,朱文“婕仔妾娟”四字 ,不由得大吃一惊。

“印在哪里 ?”龚定庵问。

“在我船上。”

“可容借观 ?”

虽是萍水相逢 ,但龚定庵不但文名已著 ,而且大多知道他的家世 ;上海道是有名的肥缺 ,上海道的“大少爷” ,当然是贵公子 ,看来是无意中遇见一个好主顾了 ,所以王秀才欣然应命 ,亲自回船去取玉印。

“今天怕不能去看房子了。”龚定庵很兴奋地说 ,“此印的来历 ,我略有所知 ,一直怀疑 ,未见得一定属于赵飞燕 ,因为汉宫中的赵婕仔很多 ,飞燕的妹妹合德 ,不也是婕仔吗 ?还有昭帝的生母 ,姓赵 ,也封婕仔。不过 ,现在一看拓本 ,足以破惑 ,确是飞燕遗物。”

“你连原物都还未见 ,就能下此断语 !”李增厚不免怀疑 ,“你何所据而云然 ?”

“就在这个娟字上 !”

“娟”与赵在这里是相同的。龚定庵指出 ,汉朝扬雄所著、晋朝所注的十三卷《方言》第十二卷中有这个“娟”字 ,解释是 :“娟 ,姊也”。姊妹同封婕仔 ,赵飞燕是姊姊 ,用此“娟”字 ,巧合双关 ,这是第一个证据。

第二个证据更为明确 ,这“娟”字左面的篆法奇古 ,作飞鸟之势 ,非“燕”而何 ?

细看果然 ,不能说他穿凿附会。谈到来历 ,龚定庵说 ,在明朝 ,此印最早是严嵩之子严世蕃所收藏 ;严嵩父子败后 ,流入有名的收藏家项子